

走近范蠡

□李硕儒

仰望历史天空，真可谓星光璀璨，交相辉映，不能不使人魂魄震颤。且不说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仅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在东方天空，就亮丽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鬼谷子等巨星般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在同一时期，西方天空则出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巨星。是他们，以天才的思想和智慧照亮人类历史的路；是他们，以温馨慈悲的心滋养着人类饥渴疲惫的心魄，繁衍着直至今日的人类文明。

然而，就在《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中，我发现了一颗独具光彩的星——范蠡。或许，他的光彩远不如上述巨星明亮，他的声名远不如上述巨星响亮，否则，大史公写《史记》时也不至连《列传》都不给他留一席之地，而仅仅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作为勾践的臣僚记上长长一笔。因推想，这或许因他出身寒微，既不属于侯贵胄，又不属帝王世家，因此才难登《世家》《列传》之列。可正因为他寒微的出身，才最了解生民之苦；正因为他的悲悯之心，才知道天地之危；正因为他学富五年、救世之心之烈，才突破楚国等级制度之限，远赴越国扶弱击吴，实现了他“功名之学”的初衷。然而，当他辅佐勾践灭吴复越后，他才看清，在这乱世、浊世中，无论孰兴孰灭，诸侯之战的最大牺牲者还是苍生百姓。于是，就在柏拉图们在他们的“理想国”里进行人、神争吵，在老子、孔子耽于出世还是入世的闹发时，范蠡改弦更张，急流勇退，带着他的妻儿、近侍，隐五湖、建陶山，将目光投向了天下苍生，他与民同耕同贾，以自己的智慧才华，勤耕耘、巧经商，已达济民、富民之愿。还在两千多年之前，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就以其狂热的入世之心建功立业、一举升至上将军之位后，又以其冷峻的观察体验毅然退出名利场，以出世之心建立、培植并终生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可以说，他才那个政治浊流、哲思纷乱的时代绝无仅有的清醒者、超前者、无私者、脚踏实地为民谋福造福的大悲悯者。

更令人感喟的，是他对财富的认知和态度。既称“商圣”、“文财神”，他对财富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理念，即财富是宝贵的，因为没有财富的支撑，民不能富，国不能强，你的使命感再大、悲悯心再厚，也难了心愿。为此，他以治国之智慧谋略经商，真可谓百战百胜；然而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奢靡不挥霍，不传于后世子孙，而是用来济贫富民，带富一片，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财富理念、财富道德、财富传承法。他的这些理念，仍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迫切命题，对于当今我们国家民族的富者、贫者都可称楷模，可资研究借鉴。这正是激发我和女作家胡玉琦合作创作小说《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的兴奋点，也可说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性、针对性所在。

目前，范蠡热的日渐升温多数是瞄准了范蠡和西施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这更是影视剧越之若鹜的原因所在。我们自然不能割爱。可这段故事发生在范蠡的前半生，而他的前半生又因为吴越春秋的干戈谋略、卧薪尝胆，加之范、施之志，因其矛盾丛生、起伏跌宕、色彩纷呈，已拍出了多部作品，为不再重复，我们拣取了范蠡后半生落笔。如果从可读性而言，我们似乎走了一个偏锋，可若从绘制春秋风景、书写春秋文化、塑造范蠡的艺术形象说，这却是更切实、更厚重、更具特色的选择。

为将范蠡这个艺术形象塑造得真实丰满，我们尽自己所能，如实地将其展现在史有所据的春秋大势与主要大事之中，以其在重大事件中的姿态、作为展衍他的胸怀与修为。在个人情感波澜中则尽力按照他的性格逻辑，作了合理的想象和描画。这是奴隶制社会晚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血光与呻吟交杂，文明与野蛮并行，社会上风行的是侠与义、人与人最重要的是“诺”，只要为了“义”与“诺”，人们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正义与非正义，不问合理与不合理，顷刻之间就可硝烟纷起，人头落地。为了营造时代氛围、传达春秋文化，我们着意穿插了来自吴、越两国为复仇、跟踪的两条带有侠客风的线索；对西施的归宿，我们几经研究，还是以为由越王后将其沉水更合逻辑，但在我们的故事叙述中始终未作结论。我们以为，以这样悬疑不结的讲述，既符合传说和史实逻辑，可更深入地走入范蠡的情感世界，又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我们反对不着边际、不合史实、不近情理的“戏说”，因而虽作了些虚构和想象，还是遵照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可堪告慰的是我们以自己的心力，通过范蠡艺术形象的塑造，尽力展现了附着在他身上的儒学、道学和东方商学的精髓，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尽了一份力，为民族历史的湍流尽了一份心。

就我对春秋历史和范蠡人物的了解，实在不敢撰写这样一部大书，碍于我的合作者胡玉琦因其家学缘源，又加之她的多年研究，力邀我加盟，才斗胆参与此书的创作。然限于年代久远、史料支离、才学不逮，难免有诸多疏漏不精之处，殷殷期盼诸家指正。

何人也逃不出自己的时代和历史，“历史决定论”是列宁的正确观点。人们所能并企图改变的只可能是未来，哪怕是当下的后一秒种。《老生》所涉及的七八十年间的秦岭山地的历史，就是影响和决定着百姓命运的七八十年的社会历史，政权更替、阶段斗争年代、“文革”劫难和大多数人不屑为吃发愁的“改革开放”；上升与下降、死亡与新生、光荣与耻辱、梦想与希望、痛苦与快乐、繁荣与萧条……贾平凹把这些都放在自己的操作台上回忆与思考，坚定与怀疑，坚守与迷惘。

以中国人的观念，人进入60岁就进入老年了。“六十而耳顺”，他对世界的思考常常是“删繁就简”，单纯而明了。《老生》可谓贾平凹进入“老年”后的第一部作品，它耕耘的仍然是他已经耕耘了许多遍的山山水土地，却有了以往人所不见的发现，更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深邃幽暗的人心，更惨烈的人生命运，更加丑陋、荒诞的历史和现实。曾经的“看山是山”，经由“看山是山”，又回到了“看山是山”，一部《山海经》终于使他获得了对祖国山水情感的灵感，找到了以小说的形式整合心中60年山水苦难的锁钥。小说对《山海经》的理解，充满着老年人的耐心和智慧，发现了古人于繁复琐碎中的单纯和世界观念，发现了山水、社会与人和谐相处的哲理，感悟了从“天人合一”退化到“天人对立”的人性之恶、历史之罪。遗憾的是，爱看故事的读者，也许会跳过它所引、所解之“经”，但其责任却不在于作者，哪有仅供人娱乐的严肃文学？那些让人痛苦、绝望的故事和命运也不是让人们消遣，而是让人们思索反省的。其实，从这些所见所闻的故事中，仍然能感到作者讲故事智慧和技巧，感到讲述者内心的深情和温暖。“庾信文章老更成”，作为比平凹拙长几岁的更老的人，我却像喝青茶一样，品着其中的涩与苦，及苦难中的悲悯与关怀，也理解着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作者“回望来路，感慨万千”，痛苦而孤独的心境。

蔡宁禅诗之美

□张宗刚

天然，勾勒出物象的动态美，散发着浓郁的民歌气息。此类诗句，不由得让人想起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或汉乐府民歌《江南》。比兴、拟人、双关、暗示等手法的娴熟运用，使得蔡宁的许多诗篇声情并茂，和谐自然，深得天籁之美，凸显创作主体内心的欢乐之情。

显然，在诗艺和手法上，蔡宁接通了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前卫、守旧与先锋、老派与新潮，转益多师的结果，就是让他的文本变得技巧娴熟，质地鲜明，神理宛然。“隔着雨帘/静静地看戏台上的人/一次次更换戏装/掩饰自己/进入另一种角色”，《在五谷庙听戏》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性效果与陌生化语境中，突显生命的感悟。这是何等富于深度的中年式感悟，沉静、内敛、悠远，引人共鸣。

“波涛开放了隐语的白莲”（《想象达摩渡江而来》），作为取象譬喻的高手，蔡宁笔下每有此类出色的句式组合，新人耳目；从中看得出作者内心深处隐秘的精神密码。因了对内在美和形式美的并重，蔡宁的诗或如长风振林，或如微雨湿花，萃取种种美质于一体。我说：度我苦难/你说：心静天宽/白云泊在你的掌心/时间成了一座薄如蝉翼的瓷器……形在影外/影在形中/一节芦苇成船，在浊流上/远离欲望的金蚕殿”，《想象达摩渡江而来》设定了来回往复的问答模式，韵脚整齐，智光焕射，深得蕴藉之美。“什么都拿得起/什么都放得下/踏着大江波澜/振合心中天鼓”，语出自然，警句迭现，随处可见的哲思哲理，生成一种大江大海式的气度和情怀。一切景语皆情语。蔡宁笔下，纵是青灯与古井，亦脉脉含情，令人神驰，可谓有情之人写有情之词。传统而不保守，整饬而不拘执，略形取神，风骨自现，正是蔡宁诗风之要。

散文诗与非处方用药

□敬文东

的阿基米德点，爱斐儿坐拥了与有病的世界相周旋的能力、机会与勇气。

面对有病的世界，爱斐儿以倒叙的姿势，或以同义反复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心胸如何与散文诗在怎样的幅度上进行怎样的共振与共鸣；“我不爱伤怀，只是容易被感动。”（《水罐》）很显然，这是一个优秀、饱满、不乏冷静与沉着的散文诗出发点；爱斐儿并非不知道，凡间尘世的真相，而是即表面对真相，也易于被感动，倾向于宽恕真相，甚至不惜以德报怨；“一颗心的‘毒’已无人能解——那种超越百毒的感觉，如同一个人超越了恨。一边过滤红尘，一边深深地爱着——这尘土之上此消彼长的态度，反倒暗含着颓废、无奈和听天由命，倾心于失败，听命于破罐破摔；相比之下，爱斐儿的态度才称得上积极，她似乎更愿意“以月中玉桂研磨人世浮躁的病因”（《金银花》）。

这是爱斐儿洞明人与文体间的关系后，明了何种样态与性质的修正比适合自己的内心情怀后，才得以做出的文学抉择；作为对文学抉择的正确理解，或为了恰到好处地对于文学抉择，爱斐儿以百倍的耐心，同散文诗商量甚至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最终，将诸多文本本处理成“非处方用药”（她有一本散文诗集叫《非处方用药》）。面对有病但不该被直观的世界，不需要夸张地引进CT和核磁共振，爱斐儿和她的散文诗就清楚地知道病在何处，甚至在某个轻而易举的瞬间，就知道处方在何处，药物在何处，煎制的方式是什么：“牵手连翘、薄荷与荆芥，用春水一煎，煎盛夏八分，加诗酒半

贾平凹《老生》：

山水不老 人情弥新

□李 星

十多天才读完贾平凹的新作《老生》（刊于《当代》2014年第5期，单行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直觉告诉我，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要社会历史内容这些年来在他的作品和他人作品中多有呈现，此作可能产生不了如《古炉》《带灯》那样“震撼”和某种程度的“轰动”效果，甚至会招来如“新意不多”的评议。但我仍以为这是一部对长篇小说艺术有贡献有创造，凝聚着已过60岁的贾平凹的思想、智慧，于混沌、琐细中饱含社会历史感悟和人生命运的深厚之作。

我以为，它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创新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部作品主要是以中国最早形成的人文地理著作《山海经》引起串连了现当代发生在这片山、这地块的故事，赋予这些故事以更加深远、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既有结构上大筋脉的作用，又有隐喻的意义。读了它，我的脑海中总要回响起秦腔《白蛇传》戏词中白素贞所唱的“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掩满面羞”。社会是进步的，但是祖先的土地山河却总充满着苦难与不幸，人命如蚁，山河如蚀，被贪婪自私的人以一个个伟大的名义毁坏着，作为炎黄子孙，能不反省又反省，羞愧又羞愧？！

用一个唱阴歌的唱师的回忆和叙述，让不同历史时代，甚至不在一地一山发生的不同人物命运故事，成为一个结构、一个整体，断中有续、碎中有序，意味深长隽永，诗意盎然，如《山海经》这部古老的著作一般的鸟瞰高度，如它一样的时空视野，没有人敢这样写，也没有人能这样写，写出大悲悯大关怀，让人顿

金陵人蔡宁是诗人，亦是书画家。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其诗歌文本中，总是贯通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式特色，富于禅机和生趣。读蔡宁“抚月问禅”系列诗章，颇能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赤、橙、黄、绿、青、蓝、紫，蔡宁的诗中住往七彩纷呈，辅以自然的整饬，天然的乐趣，饶具意蕴。“八月，金桂、银桂、丹桂/陆续演绎古老的神话/花园锦簇地拥着主人公/悄然搬出夜的青靛//次第打开夜的髻口/露出八月十五的月亮/啾啾倾出色泽透明的桂花酒/甜醇的气息弥漫四野”（《中秋品赏桂花酒》），这是怎样华丽唯美的境界，氤氲着流风回雪、落花依草式的东方美学神韵；作者充分开启了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形成奇妙的通感。如是，蔡宁在诗中善于吸收绘画技法，生动逼真地描摹事物，勾勒情态，凡结构、布局、色泽均妥善安排，远景、中景、近景的和谐搭配，愈发彰显了层次，强化了立体感。

对于任何一位文艺家来说，想象力从来就是最为杰出的本领。蔡宁诗中予人深刻印象的，除了诗画合一，即是想象力的突显和发散思维的体现。“佛的十指，伸出一根根棒/楔入宋朝的桦眼/一粒舍利，平地升起//步上七层浮图，菩萨眨咪咪地迎我/十三层上，佛祖掌上逶迤青山绿水/我双手合十，是含苞待放的蓓蕾/既在风骨之中，亦在气节之内”（《金菊簇拥着铁塔绽放》），句式凝练，朗朗上口，更兼思绪超迈，呈现出鲜明的山水画风格，看得出东方传统美学的濡染浸淫。

一以贯之地，蔡宁笔下总不乏奇特怪异之思。“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蔡宁的悟性、灵性、与慧根，给其诗作带来地道的本土审美风范和民族艺术韵味。“那些岩石，以鸟的姿势/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猛，在群鱼的脊背上/溅起一枚枚绿色的花朵//群鱼回头，浮起三亿年的记忆/海水冲刷一片片鱼鳞/留下一个个满腹与溶洞……”（《卧云石上的畅想》浪漫、奔放、自由、舒张，于一派悠然自得中奇思不断，遐想连连。从中，看得出作者心弦的律

《他时光》（《中国作家》2014上半年长篇小说增刊上）是女作家鹤蜚长篇小说的首作，以独特的圆形结构，深刻的哲思、诗性的语言和文化地理的呈现给人极大的回味空间。小说以上世纪80年代为轴展开，书写了黑石礁槐花街两对母女从上世纪60年代直到如今的爱欲情仇，上下近50年的时间跨度使小说成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画卷。

《他时光》突出的特点体现在结构上，小说里的人物就像在时光机器里来回穿梭，同时拥有好几个“平行宇宙”，即它们可能处于同一空间体系，但时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在一条铁路线上疾驶的两列火车；它们有可能处于同一时间体系，但空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时行驶在立交桥上下两层通道中的小汽车。哪一段时光是真实存在的？存在于何处？在小说人物陈锦绣的心里一直徘徊，挥之不去的时光至少有九重：几时的黑石礁槐花街与宝贵、宝珍一起打雪仗一起捕麻雀烤麻雀，以及宝贵意外死亡时的鲜活与爸爸失态的哀号；梦境中爸爸奋力远游的身影和落水后望向她的眼神；藏一峰温暖的怀抱、缠绵绵的欢爱、乡下有家室的秘密和他醉眠在温泉乡中永不醒来的情柔……陈锦绣心里到底哪个才是自己的时光，哪个才是“他时光”？小说只是说：“距离使时光变得模糊，即使再痛的回忆也无法唤醒当时的那种痛感。世界的大小不是在其真正意义上、而在于看世界的眼光。”陈锦绣被大雪压伤之后有了奇异的灵感，甚至能对生活中的停电、摔跤、死亡等事件先知先觉。这种对时间的模糊甚至恍惚处理，造成了文学的模糊性，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正是这样的模糊与超验构成了小说的魔幻意味。

读完小说，不由得使人惊讶作者布局谋篇的上乘功力，故事的叙述、情节的推进与结构的层次递进有一种内在节奏的合辙押韵；开篇陈锦绣着谋杀害藏一峰，是从陈锦绣的青春年华开始，而后是豆芽儿、芳芳、储宝珍两代女人爱恨情仇的命运演出，既有童年的回忆也有当下的现实事件，还有主人公对往昔时光的追忆，穿插回忆往复中不禁令人迷惑；而到了后面的《夜翩跹》《爱逝水》等部分，却又精准地回到了开篇，就如同昆汀·瓦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一样，造成了特别的回环结构，独树一帜。弥漫在小说中的心理挣扎，无不是陈锦绣在与命运的枷锁做抗争。

帕慕克曾说：“小说艺术的诀窍在于能够说自己的时候仿佛是在说另一个人，又能在说他人的时候仿佛我们进入了他人的躯体。”我一直认为，一部优秀

的长篇小说就是作家构筑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作家就是国王，不但掌控人物的生杀予夺大权，更是有创造王国规则的总体蓝图。《他时光》引导这个蓝图的秘密编码就是11个章节的小标题：雪中罪、异乡客、根槐花……整齐而富有音律感，跟小说名字“他时光”一起，彰显着作家的才气和智慧，也在缠绕复杂的架构中如黑夜闪烁的星光。

小说又如一部黑白老电影，充满了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氛围：满街飘香的槐花被做成各种美食，舒缓的电车载着人们在固定的轨道上奔波，连绵不绝的大雪甚至压塌了屋顶，执著等待的情书家信……统统发生在滨海的黑石礁。“黑石礁”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精神家园，思想皈依之处，因此，在黑石礁的槐花街，作家讲述的不单单是一个城市一条街道的故事，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故事。

生活在别处

□秦 岭